



山中栗子

亢娟

农历八九月间，糖炒栗子、水煮栗子占据了市场的角角落落，空气中弥漫着栗子的甜香味道。可每次看到它们，我心底就会生出一阵痛意，想起那段苦涩的过往。

那时我四五岁年纪，奶奶去世不久，父亲从矿上回来，失去了工作。冬天庄稼收仓入库后，父亲每天天不亮就起来，肩上搭个麻袋，从我们家住的北山走二十多里路上到南山，在大山的沟沟坎坎里拾橡壳，也捡回一些毛栗子。天黑了，父亲背着橡壳下山，到收购站换回两元钱。回家后，除了把钱交给母亲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父亲还会从口袋里掏出几个毛栗子，放到桌子上。

这些黑褐色的小东西扁扁的，光光的，在灯下闪着柔和的光泽。第二天，母亲会把它们水煮或埋在灰堆里烧熟，剥开皮让我吃。杏黄的栗子肉香香的、甜甜的，面软可口。我让母亲也吃一口，母亲摇摇头，说栗子里有头发，父亲在树缝里扒拉一天，曾被挂掉一大把头发。

“栗子里没有头发啊，爹头发那么短，挂不住。”我说。

“没有头发也有脚臭味，你爹的脚天天在石头窝踩、枣刺缝里钻，鞋都烂成一片一片了。”母亲又说。

的确，父亲天天上山，纵然鞋底钉了皮革，布鞋面还是刮了不少口子，像飞起一只只小蝴蝶。好在他天天早出晚归，没人看见。

有一天父亲回来时，那只飞满蝴蝶的鞋因为太破，过洛河时鞋帮脱落，掉到河里冲走了。父亲撕下棉袄里布裹住脚，在冬天的石子路上走了回来，到家解开布，一个脚掌

血淋淋的，白布上留下一个暗红的脚印。

父亲又从口袋里掏出栗子放在桌子上。我抓起栗子扔到门外，喊：“我不吃毛栗子，里面有脚臭味。”

父亲几天没有上山。一天早上，我睡醒起来，父亲和母亲都不在家。爷爷说，他们都上山拾橡壳去了。

天黑时，父母一起回来了，母亲头发乱糟糟的，脸上划出一道道血印。我摸着她的头问：“你是不是挂掉了一大把头发？”

母亲说没有，随手给我一把橡仁，还有几个毛栗子。

“毛栗子有头发，有脚臭味，我不吃！”我也学着母亲的话说。

他们依然早出晚归上山拾橡壳，还带回一些栗子、山枣和沙梨，可我再没动过。看到它们，我就仿佛看到爹妈的衣服破破烂烂，双手像干树皮，上面裂满了血口子。

一天傍晚，父亲卖完橡壳往家走，猛然看见外婆挎着篮子走亲戚回来。父亲远远地躲着走，可外婆还是看见了。外婆从兜里掏出十块钱，老远扔给父亲就跑。十块钱在风中跑了好长好长的路，父亲看外婆走远，不得已才折回去拾了起来。他坐在灯下，不停地摩挲着那十块钱，低着头对母亲说：“咱家离山上远，她婆心疼咱，想帮一把……”

“那咱不去拾橡壳了，马上也该过年了，娘碰见会难过的。”母亲说。

……

此后多少年过去了，我再没吃过栗子，曾经艰难的日子、无助的生活，让我再品不出栗子的甜味了。

憨闺女

宁妍妍

满粮爷家的闺女灵有些憨，她的事儿在村里传得满天飞。

灵不是满粮爷的亲闺女，是他四十岁那年在路边捡来的。灵还不会爬时，满粮爷的媳妇到沟边摘槐花不小心掉了下去，家里难，没钱瞧病，几个月后就走了。此后，满粮爷把当爹当妈的双份心都掏给了灵。

灵三岁时，满粮爷经常背着她去集会上买头花。头花几分钱一个，可这钱若花在满粮爷自己身上，打死他都不舍得，若是花到灵身上，他连眼都不眨一下。

灵上一年级时，有回趁满粮爷不注意，她把家里才出生的猪娃儿抱了一只放进了书包里。老师上课时，灵把猪娃儿掏出来放在腿上，引得全班同学围着看，老师气得把粉笔摔成了三截。满粮爷被叫到学校后，灵还笑着说：“爹，咱家猪娃儿光舔我手，嘿嘿。”就这，满粮爷都没舍得动她一指头。

不过，最让满粮爷发愁的是灵的学习。三加二扳着手指头数了半天，问她等于几，她仰着脸说：八。上了半个月学，写了一本“1”，一页只写几个，每一个“1”都画得像被孙悟空喊大了的金箍棒。

灵十七八岁了，还不认识草和庄稼。满粮爷让她去放羊，教她认识啥是草，啥是庄稼，说了几百遍，可满粮爷前脚刚走，灵就赶着羊把人家的菜苗啃了。满粮爷赶到时，外庄的几个人正在围着灵打，

满粮爷一把把她护在怀里，灵见她爹挨打吓得直哭，他爹见灵恹恹，心疼得直哭。

到家后，满粮爷就去媳妇坟前絮叨了，让她保佑闺女变精点儿，让家里的光景过好点儿。这不用说，村里人人都能猜到。至于满粮爷还说了点啥，无人可知。有人问起，满粮爷直摇头，“说出来就不灵喽！”

灵二十多岁了，满粮爷待她还如小孩一样，碗里总卧着鸡蛋，衣裳也总是花花绿绿很耀眼。

俗话说，有女不愁嫁。灵二十五岁那年，嫁给了邻村一个比她大八岁的男人。婚后第二年，灵生了一个大胖小子，两岁时就会背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，模样也很机灵。

孩子一天天长大，灵还是憨憨的模样。那天，婆婆蒸了一锅白馍，灵抱起一筐就往外跑。咚咚咚，满粮爷家大门响了。呼哧带喘的灵见面就把热馍往满粮爷嘴里塞：“爹，快吃大白馍，快吃，快吃。”

还有一次，灵的婆婆包饺子，刚盛到洋瓷碗里，灵抱着碗就跑。这回她婆婆有经验，忙把碗上套个塑料袋，让儿子骑着自行车送灵回娘家。刚看到满粮爷，灵就把饺子往他嘴边凑，傻乎乎地笑着说：“爹，快吃，有肉。”

那天，村里的几个老头逗满粮爷：“闺女现在大了，你还整天去坟上跟你媳妇絮叨啥？”“让她保佑你再寻个老伴儿？”“让她保佑你发大财？”……

满粮爷神秘地嘿嘿一笑：“先前我对俺媳妇说，保佑你夫李满粮长命百岁，好能多照顾闺女几年；现在依然是这句，为的是能多享几年闺女的福，哈哈……”

满粮爷的笑声穿过头顶那棵高大茂密的黑槐树，在村里久久回荡。

